

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

皮 兰 德 娄

中央戏剧学院

皮 兰 德 娄

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

吴正仪 译

前 言

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戏剧家,小说家。生于西西里岛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自小有戏剧爱好,12岁时已写下一部称作《野蛮人》的悲剧在家里演出。后来读过西西里岛的理工专科、罗马大学的语言文学,最后在德国波恩大学以一篇方言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终生坚持写诗但无甚成就,也写小说和剧本。以戏剧闻名于1925年他与两个演员合作创立戏剧艺术剧团,在欧美各国巡回演出,轰动一时。1934年因“果敢而灵巧地复兴了戏剧艺术和舞台艺术”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皮兰德娄一生写有长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近300篇(取名《一年的故事》,共15卷),剧本40多个。短篇小说以《西西里柠檬》为代表,长篇有《已故的帕斯卡尔》(1904)《老人与青年》(1913)、《一个电影摄影师的日记》(1915)等。

《已故的帕斯卡尔》写一个名叫帕斯卡尔的人“寻找自我”的经历。最初他与妻子口角,负气出走。待到倦鸟知归时,却发现家乡的人已经误以为他死了。他只好改名换姓为梅斯,去了另一城市。在那里却又感到空虚,因为梅斯到底是个虚拟人物,他还是得找回真正的自我。他决心抛弃这个假面恢复原初的帕斯卡尔的生活,但是最终没有成功。他注定要失去自己的本质,成为自我的幻象。皮兰德娄认为人置身其中的客观世界和人的自我世界都是变化莫测的。人似乎只有一个自我,同时却又有十万个自我,人既不能把握外部世界也不能把握自己。这部小说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皮兰德娄的戏剧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1898~1919)主要是真实主义的方言剧和通俗剧。有根据小说改编的

《西西里柠檬》、《利奥拉》、《别人的权力》、《想一想，贾克米诺》；中期阶段（1916~1925），主要是哲理剧、怪诞剧和“戏中戏”式的剧本，有《就是这样，“既然你们这样认为”》，《帽子和铃铛》，《各尽其职》，《人、兽与美德》，《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和《亨利四世》；晚期阶段（1927~1936），有《寻找自我》、《高山巨人》等。他的戏剧作品同样是他探索人与世界的手段。代表作为《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和《亨利四世》。皮兰德娄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

人 物

未完成的剧本中的角色：

父亲

母亲

继女

儿子

小男孩(不说话)

小女孩(不说话)

(其后召来的)帕奇夫人

剧团成员：

经理兼导演

女主角

男主角

女配角

女童角

男童角

其他男女演员

舞台监督

提词员

道具员

布景员

经理秘书

剧场传达

舞台置景和服务人员

白天。某话剧剧场的舞台上。

注：本剧既不分幕也不分场。演出中有两次停顿：第一次停顿是在经理与角色们进后台去商量剧本、演员们退出舞台的时候，并不落幕；第二次停顿是布景员出了差错，误把幕布落下。

〔观众们走进剧场时，看到舞台竟同白天没有演出时一样，幕布升起，没有边帷和布景，黑沉沉，空荡荡，因此从一开始就感到这是一出没有准备好的戏。

〔台口左右各有一架小梯，可供上下舞台用。

〔舞台的一侧，是提词员的厢座，在提词孔的旁边。

〔舞台另一侧的前方，背向观众，摆着经理兼导演的一张小桌子和一把靠背椅。

〔台上放着一大一小两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是供排演用的。两侧还散放着一些供演员们坐的椅子。舞台深处隐约地露出一架钢琴的一头。

〔剧场的灯光熄灭后，身穿土耳其式长衫、腰挂工具袋的布景员走上舞台。他从舞台后面的一个角落里搬出一些做布景的木板，放到台前，跪下来往上面钉钉子。在敲击声中，舞台监督上场。

舞台监督 喂！你在干什么呀？

布景员 我在干什么吗？钉钉子。

舞台监督 在这个时候？（看手表）已经十点半了。过一会儿经理就来这里看排演。

布景员 可是我说，也得有我干活的时间！

舞台监督 你会有的，但不是现在。

布景员 那在什么时候？

舞台监督 不排演的时候。你站起来，站起来，把东西都搬走

吧，让我来布置《各尽其职》第二幕的场景。

〔布景员气喘吁吁地收拾起木板，嘴里嘟囔着走了。同时剧团的演员们三三两两地从台后走出，一共十来个人。他们将要开始当天预定进行的皮蓝德娄的《各尽其职》一剧的排演。他们走进来时，向舞台监督问好，并彼此招呼，互道早安。接着几个演员向自己的化妆室走去；留在台上的演员等待着经理来开排；他们或坐成一圈，或站着交谈；一个点着烟抽起来，另一个在发牢骚，对分到的角色不满意，还有一个在大声地给同伴们念一张戏剧报上的消息。提词员也夹在他们中间，他的胳膊下夹着脚本。男女演员最好穿着鲜丽一些，以便使第一场的即兴表演具有极为活跃的气氛。后来有一个男演员坐到钢琴前面，弹起一支舞曲，青年男女演员们翩然起舞。〕

舞台监督 （拍手叫大家安静）停下，停下，别跳了！经理先生来了！

〔乐声和舞蹈马上停止。演员们都转脸向剧场望去，只见经理从剧场门口走进来。他戴着一顶硬壳帽子，腋下夹着一根手杖，嘴里衔着一支粗大的雪茄。他在演员们的问候声中穿过观众席之间的甬道，经小梯子登上舞台。秘书递给他邮件：几份报纸，一本包扎着的书籍。〕

经理 有信吗？

秘书 一封也没有。所有的邮件都在这里了。

经理 （把包扎着的书给他）放到办公室去吧。（然后四下看看，对舞台监督说）喂，这里看不见。请给点儿灯光。

舞台监督 马上开灯。

[舞台上变得秩序井然。顷刻间，一道雪白耀眼的灯光照亮了演员们所在的舞台右侧。这时提词员坐到提词孔旁边，拧开小灯，摊开脚本。

经理 (拍手)来，来，我们开始吧。(向舞台监督)还缺人吗？

舞台监督 女主角没到。

经理 总是这样！(看表)已经晚了十分钟。请你把这事记下来。这样她才记得住应当准时参加排演。

[他话音未落，女主角的声音从剧场后面传来。

女主角 别记了！我来啦！我来啦！

[她一身雪白，头戴一顶神气的大帽子，怀抱一只漂亮的小狗，跑过观众席之间的甬道，匆匆踏上小梯。

经理 您发过誓永远不再让别人等你。

女主角 请原谅。为了及时赶到这里，我去找汽车，可是反而花去了更多的时间！我看你们还没有开始。而且一开头也没有我的戏。(叫舞台监督的名字，并把小狗交给他。)请你替我把它关在化妆室里。

经理 (嘀咕)还把小狗带来！好象这里的狗还嫌少。(又拍手，并转向提词员)开始，开始，《各尽其职》第二幕。(在椅子上坐下)注意了，先生们。谁上场？

[男女演员离开前台，坐到一旁。前台只剩下三个即将开始排演的演员和女主角。她没有听见经理的问话，在台前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经理 (向女主角)您有戏吗？

女主角 我，没有呀，先生。

经理 (不耐烦)那么请离开这里，神圣的上帝呵！

〔女主角起身，走到已经退到一旁的演员们旁边。

经理（向提词员）开始吧，开始吧。

提词员（朗读脚本）“莱奥内·伽拉的家。一间餐室兼书房的奇怪大厅。”

经理（向舞台监督）我们把大厅布置成红色的。

舞台监督（在一张纸上记下）红色的。好。

提词员（继续念脚本）“餐桌上摆好了饭，书桌上堆着书本和纸张。几架书籍和一个放着贵重艺术品的玻璃橱。后边的门通莱奥内的卧室。左边的门通厨房。正门在右边。”

经理（站起来指点）好，你们看：那里是正门。厨房在这里。（向扮苏格拉底的演员）您将从这里出入。（向舞台监督）在后边装上绒布面的门，挂上门帘。（又坐下。）

舞台监督（记录）好。

提词员（继续如前往下念）“第一场。莱奥内·伽拉，奎多·维纳兹，菲利普，也就是苏格拉底。”（向经理）人物动作也要念吗？

经理 念！念！我已经向你讲过一百次了！

提词员（如前念道）“幕启时，莱奥内·伽拉戴着厨师的帽子，系着厨师的围裙，正在用一柄木头小杓把一个鸡蛋敲破打入碗里。菲利普也在打鸡蛋，同样是厨师的打扮。奎多·维纳兹坐在那里听他们说话。”

男主角（向经理）请问，我一定要在头上戴一顶厨师的帽子吗？

经理（对抱怨表示厌烦）我想是吧。那上面是这样写着的！（指脚本。）

男主角 对不起，这很可笑！

经理（愤然起立）“可笑！可笑！”法国不再给我们好的喜剧，您叫我怎么办呢？我们只好把皮蓝德娄的剧本搬上台，这些

戏写得谁都看不懂，简直存心让演员、评论家和观众生气。
(演员们笑起来。他向男主角走去，大声嚷)是的，先生，您必须戴上厨师的帽子！还要打鸡蛋！您以为只是打鸡蛋而已？您可是遇到难题了！您还得扮演您打破的那个蛋壳！

[演员们又笑起来，并且冷嘲热讽地议论着。

经理 别说话了！我解释时你们应当听着！（又转向男主角）真的，先生，理智没有盲目的本能来充实，那就只是一个空壳！根据剧中各个角色的作用，您代表理智，您的妻子代表本能。因此，您扮演这个角色时，应当有意识地使自己变成自我操纵的木偶。您懂了吗？

男主角（摊开双臂）我不懂！

经理（回到原位）我也是一样！我们往下排演吧，最终你们会满意我的！（以亲昵的语气）我求您多下点功夫，否则，台词这么晦涩难懂，您将吸引不住观众，那就垮台了！（又拍手）注意，注意！我们继续往下排！

提词员 对不起！先生，您允许我坐进厢座里去吗？这里风太大！

经理 当然同意，去吧，去吧！

[这时剧场传达走进大厅，头戴有饰带的帽子，穿过观众席的甬道走到舞台前面，向经理通报六个角色的到来。角色们稍远地尾随着走进剧场，犹疑不安地打量四周。

[要使这出戏取得舞台效果，必须用一切办法使这六个角色不与剧团的演员混淆。处理的办法已在脚本中加以说明，即当角色走上舞台时用灯光将一种色彩异常的光芒罩住他们，肯定会起作用。但是这里建议一个最有效和最妥当的办法，就是给角色戴上面具。用一

种汗水不会浸湿的材料制成份量很轻的面具，并使演员的眼睛、鼻孔和嘴巴能够活动。这样也就表现出了本剧的含义。角色不应当作为幽灵出现，而应当代表人为的现实，它们由想象构思出来后便一成不变，因此它们的形象比有着活动多变的本性的演员们更真实更持久。面具有助于向人们提供表现每个人物基本感情色彩的不变的艺术形象：父亲的悔恨，继女的报复，儿子的轻蔑，母亲的痛苦。母亲的面具可在青灰色的眼眶和两颊挂上蜡制的泪珠，就象教学里表情悲痛的圣母的塑像或画像那样。他们的服装料子和款式也不同寻常，但并不怪异，衣褶笔直，剪裁合身，总之要不让人觉得料子是城里普通的商店可以买得到，衣服是由一般缝纫店所制做的。

〔父亲约莫五十岁，两鬓稀少，但还不是秃顶，须发呈棕褐色，浓密的胡子之中露出一张仍然红润的嘴，经常隐约地浮现出自负的微笑。他脸色苍白，宽阔的前额尤为明显；蓝色的圆眼睛目光明亮而锐利，身穿一件深色的上衣和一条浅色的裤子。他的举止时而殷勤温柔，时而粗暴生硬。〕

〔母亲在沉重的羞耻感和自卑感的压抑下显得畏缩乏力。她穿简朴的黑衣服，戴寡妇的厚面纱。面纱撩开后，露出并不憔悴的脸，但脸色蜡黄，总是低垂两眼。〕

〔继女，是一个大胆得近乎冒失的姑娘。她十八岁，长得很美，也穿着丧服，却引人注目地雅致。她蔑视弟弟——面色苍白的十四岁男孩，也穿丧服——那又伤心又害怕，几乎魂不附体的模样；而对小妹妹则十分疼爱。女孩约四岁模样，穿着白色衣裙，腰里系一条黑带

子。

〔儿子，二十二岁，高身量。他对父亲冷淡之中透出轻蔑，对母亲皱着眉头不理睬。他穿着紫色的大衣，脖子里系一条绿色长围巾。〕

传达 （把帽子摘下来拿在手中）对不起，先生。

经理 （粗鲁而急促地）有什么事？

传达 （胆怯地）有几位先生找您。

〔经理和演员们转过脸惊奇地从台上往台下望。〕

经理 （又生起气来）我在这里排戏！您知道排演时间闲人概不入内吗！（向剧场后面）诸位先生是什么人？有什么事情？

父亲 （往前走到台边的小梯子旁，其余的人跟在他后面）我们到这里来找一个剧作家。

经理 （又惊又气）一个剧作家？哪一个剧作家？

父亲 任何哪一个普通的剧作家，先生。

经理 但是这里没有剧作家，因为我们不是在排演新写的剧本。

继女 （欣喜地急忙登上小梯）那更好！那更好，先生！我们就可以作您的新剧本。

演员之一 （在其他人的笑声和议论声中）哟，你们听哪！你们听哪！

父亲 （跟着继女走上台）是这样，可惜剧作家不在！（向经理）也许您愿意充当……

〔母亲拉着女孩和男孩走上小梯子开头的几级，在那里等待着。儿子固执地留在下面。〕

经理 诸位先生想开玩笑吗？

父亲 不是，先生，请您别这样说！恰恰相反，我们带来的是一出痛苦的戏！

继女 我们会使您赚钱的！

经理 我请你们走开,我们没有时间跟疯子说废话!

父亲 (伤心而低声下气地)哦,先生,您要知道,人生充满了无数的荒谬;这些荒谬甚至毫不害臊地不需要真实做外表,因为它们是真的。

经理 您在说些什么鬼话?

父亲 我是说,事实上一切反常的举动都被称做疯狂,疯狂使臆造出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变得象真的一样。请允许我提醒您注意,如果这就叫疯狂,它也就是你们职业中唯一的理性。

[演员们气愤地骚动起来。

经理 (站起身来看着他)噢,是这样?在您看来,我们的职业是疯子干的事情罗?

父亲 呃,把假的做得象真的;先生,这毫无必要,只是为了博得一笑……难道你们的使命不是在舞台上赋予虚构的人物以生命吗?

经理 (立即代表全体演员表示极大的愤慨)但是我请您相信,亲爱的先生,演员的职业是非常高尚的职业!虽然目前初出茅庐的剧作家先生们给我们的是蹩脚剧本,让我们演的是一些木偶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您可知道,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我们曾经在这里,在这舞台上给许多不朽的作品以生命!

[演员们满意地为经理鼓掌。

父亲 (迫不及待地插话)对!说得好极了!不朽的作品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比呼吸空气、穿着衣服的人更有生命力!也许不太现实,可是更真实!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

[演员们惊讶地面面相觑。

经理 这怎么可能!您前面说过……

父亲 不,对不起,先生,那些话只是对您而言,因为您冲着我们

直嚷没功夫同疯子讲废话。然而没有人能比您更懂得，大自然借助人类的幻想来推动她那至高无上的创造工程。

经理 不错，不错。可是，您由此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父亲 没有，先生。我只是向您说明，生命诞生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树木或是石头，流水或是蝴蝶……或是女人。都可以诞生出剧中人。

经理（故作惊讶地讽刺）那么，您和同您一起来的这些先生都是天生的剧中人了？

父亲 您说对了，先生。您看看我们，都是活人。

〔经理和演员们象听到笑话一样哄堂大笑。〕

父亲（痛苦地）我对你们这样大笑感到遗憾。我再说一遍，我们带来了一出很苦的戏，诸位先生从这个蒙黑面纱的女人身上能够推测出来。

〔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帮助母亲从小梯子走上舞台，并且神色哀伤庄重地用手拉着她走向舞台另一侧。这时立即有一束表示幻觉的灯光照射他们。女孩和男孩跟在母亲身后，儿子远远地站到舞台后面。继女也离开前台，靠后一些站着。演员们开始时惊呆了，继而欣赏起他们的行动，爆发出掌声，仿佛欢迎他们来演出。〕

经理（起初感到惊异，接着生气）够了！别闹了！（然后向角色们）你们走吧，离开这儿！（向舞台监督）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把他们撵出去！

舞台监督（走上前去，然后又停步不前，仿佛被一种奇怪的恐惧吓住了）走开！走开！

父亲（向经理）别这样，您听我说，我们……

经理（高声）总之，我们应当在这里工作！

男主角 这样开玩笑是不正当的……

父亲（决然地走上前）你们的多疑真令我吃惊！难道诸位先生还没有看惯剧作家创造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在这里活蹦乱跳起来吗？也许因为在那里（指提词员的座位）没有一个关于我们的现成的剧本？

继女（向经理走去，脸上露出具有魅力的微笑）先生，请您相信，我们是六个很有趣的人物！当然，我们已经失去了归宿。

父亲（推开她）是的，失去了归宿，这句话说得对！（马上向经理）您请听，就是说那位创造了我们生命的剧作家后来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使我们成为艺术世界里的实体。先生，这真是一桩罪过，因为幸运地降生为“角色”的人，能够嘲笑死神。他是不死的！人，剧作家，作为创造的工具，是得死去的；他的创造物却不会死！无须特殊的天赋或者奇迹出现，他就得到了永恒的生命。桑丘·潘萨^①是什么人？堂阿彭迪奥^②是什么人？然而他们却天长地久地永生着，因为他们象生命的细胞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富于生殖力的子宫一样，找到了一个能够哺育和滋养他们的幻想，使他们与天地共存！

经理 这些都正确。可是你们到这里来想要做什么？

父亲 先生，我们想获得生命。

经理（讥讽地）永恒的生命吗？

父亲 不是，先生，只想附在你们身上生存一阵子。

某演员 哎唷，你们听听这话！你们听听这话！

女主角 他们要在我们身上复活！

① 桑丘·潘萨，西班牙小说《堂吉珂德》中的人物。

② 堂阿彭迪奥，意大利小说《约婚夫妇》中的人物。

青年男演员（指继女）嘿，如果是她在我身上复活，我倒愿意。

父亲 听我说，听我说：剧本还没有写完。（向经理）如果您同意，而且您的演员们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马上一起协作！

经理（不耐烦）您要搞协奏曲！我们这里不开音乐会！这里演的是悲剧和喜剧！

父亲 很好！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来这里找您！

经理 剧本在哪里？

父亲 先生，在我们身上。

〔众演员笑。〕

父亲 戏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戏；我们急不可待地要把戏演出来，内心有一股热情在催促着我们！

继女（讥讽地做出轻佻的媚态）先生，您知道吗，我的热情，我的热情是……献给他的！（指父亲，做出几乎要拥抱他的姿态，然后尖声大笑。）

父亲（恼怒地）你现在庄重一些！我请你不要这么笑！

继女 不笑？那么请听我说：虽然我的父亲去世才两个月，我现在请诸位先生看我唱歌和跳舞！（轻佻地唱起由弗兰西斯·萨拉贝特改编成狐步舞的达维·斯汤贝尔所作《当心周定洲》的第一段，并配上舞步。）

中国人真精明，

从上海到北京，

到处都写着：

当心周定洲。

〔在她载歌载舞时，演员们，尤其是青年演员们，被她那独特的魅力所吸引，向她聚拢，并伸手去抓她，她逃脱；在演员们的掌声中，满不在乎地对待经理的责备。〕

众男女演员（笑着鼓掌）好！好样的！真棒！